

汉
魏
丛
书

汉魏丛书

右班固漢武內傳一卷隋唐志俱作二卷不題撰
人而別有班固漢武故事二卷雜記武帝舊事及
神怪之說通鑑考異云此乃後人爲之托班固名
語多誕妄唐張柬之書洞冥記云武帝故事王儉
造與內傳自是兩書三輔黃圖引漢武故事凡數
處其引內傳惟于華山魯女生事一見而已而此
傳文首尾祇敘得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一事
又不見有所謂魯女生者大抵二書皆由後人見
武帝惑于方士神仙之說故祖述穆天子傳傳會

西王母事爲之而又以漢書武帝本紀多采史記
封禪書故直托名班固固實不容如此誕妄也以
舊說相沿既久故仍從之汝上王謨識

其民內軒謝于華山曾文坐車一良酒占而地
盤或內動自製兩書三轉黃圖代刻九宮等凡幾
端之端安世類東古漢所長出江九帝黃宋王封
輒引之與世繼爲異之世代前人有之其意何存
人而探其地則斯其類也二卷論其九帝黃宋又
皆無引其九內轉一密則以志其有之卷小庶難

漢武帝內傳

漢 扶風班固著 金谿王洽校

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。未生之時，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，直入崇芳閣。景帝覺而坐閣下，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。宮內嬪御望閣上，有丹霞蔚蔚而起。霞滅，見赤龍盤迴棟間。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。翁曰：吉祥也。此閣必生命世之人，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。然亦大妖。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，欲以順姚翁之言也。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。旬餘，景帝

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。夫人吞之。十四月而生武帝。景帝曰：吾夢赤氣化爲赤龍。占者以爲吉。可名之吉。至三歲。景帝抱於膝上。撫念之。知其心藏洞徹。試問兒樂爲天子否。對曰：由天不由兒願。每日居宮垣。在陛下前戲弄。亦不敢逸豫。以失子道。景帝聞而愕然。加敬而訓之。他日復抱之几前。試問兒悅習何書。爲朕言之。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。無一字遺落。至七歲。聖徹過人。景帝令改名徹。及卽位。好神仙之道。常禱祈名山大川。五

嶽以求神仙。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。起道宮。帝齋七日。祠訖乃還。至四月戊辰。帝閒居承華殿。東方朔董仲舒在側。忽見一女子著青衣。美麗非常。帝愕然問之。女對曰。我墉宮玉女。王子登也。乃爲王母所使。從崑崙山來。語帝曰。聞子輕四海之祿。尋道求生。降帝王之位。而屢禱山嶽。勤哉。有似可教者也。從今日清齋。不閑人事。至七月七日。王母暫來也。帝下席跪諾。言訖。玉女忽然不知所在。帝問東方朔。此何人。朔曰。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。常傳使命。往來扶桑。出

人靈州交。閔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。近又召還。使領命祿真靈官也。帝於是登延靈之臺。盛齋存道。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。到七月七日。乃修除宮掖。設坐大殿。以紫羅薦地。燔百和之香。張雲錦之幃。然九光之燈。列玉門之棗。酌蒲萄之醴。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。帝乃盛服立於堦下。勅端門之內。不得有妄窺者。內外寂謐。以候雲駕。到夜二更之後。忽見西南如白雲起。鬱然直來。逕趨宮庭。須臾轉近。聞雲中簫鼓之聲。人馬之響。半食頃。王母至也。縣

投殿前有似鳥集。或駕龍虎。或乘白麟。或乘白鶴。或乘軒車。或乘天馬。羣僊數千。光耀庭宇。既至。從官不復知所在。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。駕九色斑龍。別有五十天僊。側近鸞輿。皆長丈餘。同執綵旄之節。佩金剛靈璽。戴天真之冠。咸住殿下。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。侍女年可十六七。服青綾之袿。容眸流盼。神姿清發。真美人也。王母上殿。東向坐。著黃金褱襪。文采鮮明。光儀淑穆。帶靈飛大綬。腰佩分景之劍。頭上太華髻。戴太真晨嬰之冠。履元璫鳳文之舄。視之可年三

十許脩短得中。天姿掩藹。容顏絕世。真靈人也。下車
登牀。帝跪拜問寒暄。畢立。因呼帝共坐。帝面南。王母
自設天厨。真妙非常。豐珍上果。芳華百味。紫芝萎蕤。
芬芳填櫛。清香之酒。非地上所有。香氣殊絕。帝不能
名也。又命侍女更索桃果。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。
大如鴨卵。形圓青色。以呈王母。母以四顆與帝。三顆
自食。桃味甘美。口有盈味。帝食輒收其核。王母問帝。
帝曰。欲種之。母曰。此桃三千年一生實。中夏地薄。種
之不生。帝乃止於坐上。酒觴數遍。王母乃命諸侍女

王子登彈八琅之璈。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。石公子擊昆庭之金。許飛瓊鼓震靈之簧。婉凌華拊五靈之石。范成君擊湘陰之磬。段安香作九天之鈞。於是衆聲澈朗。靈音駭空。又命法嬰歌元靈之曲。歌畢。王母曰。夫欲脩身當營其氣。太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。益者益精。易者易形。能益能易。名上僊籍。不益不易。不離死厄。行益易者。謂常思靈寶也。靈者神也。寶者精也。子但愛精。握固閉氣。吞液。氣化爲血。血化爲精。精化爲神。神化爲液。液化爲骨。行之不倦。神

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。二年易血。三年易精。四年易脈。五年易髓。六年易骨。七年易筋。八年易髮。九年易形。形易則變化。變化則成道。成道則爲僊人。吐納六氣。口中甘香。欲食靈芝。存得其味。微息揖吞。從心所適。氣者水也。無所不成。至柔之物。通致神精矣。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。今勅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。子善錄而修焉。於是王母言語既畢。嘯命靈官使駕龍巖車欲去。帝下席叩頭請畱。殷勤。王母乃止。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

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。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。天事勞我。致以愆面。劉徹好道。適來視之。見徹了了。似可成進。然形慢神穢。腦血淫漏。五臟不淳。關胄彭孛。骨無津液。脈浮反升。肉多精少。瞳子不爽。三尺狡亂。元白失時。雖當語之以至道。殆恐非僊才也。吾久在人間。實爲臭濁。然時復可遊望。以寫細念。庸主對坐。悒悒不樂。夫人可暫來否。若能屈駕。當停相須。帝見侍女下殿。俄失所在。須臾郭侍女返。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。阿環再拜。上問起居。遠隔絳河。擾以官

事。遂替顏色。近五千年仰戀光潤。情係無違。密香至奉。信承降尊於劉徹處。聞命之際。登當命駕。先被太帝君勅使詣元洲。授定天元。正爾暫住。如是當還。還便束帶。願暫少留。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。王母曰。是三天上元之官。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。俄而夫人至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。既至。從官文武千餘人。並是女子。年皆十八九許。形容明逸。多服青衣。光彩耀目。真靈宮也。夫人年可二十餘。天姿精耀。靈眸絕明。服青霜之袍。雲彩亂色。非錦非繡。不可名字。頭

作三角髻。餘髮散垂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。曳六出
火玉之珮。垂鳳文林華之綬。腰流黃揮精之劍。上殿
向王母拜。王母坐而止之。呼同坐。北向夫人設厨。厨
亦精珍。與王母所設者相似。王母勅帝曰。此真元之
母。尊貴之神。女當起拜。帝拜問寒溫。還坐。夫人笑曰。
五濁之人。耽酒榮利。嗜味淫色。固其常也。且徹以天
子之貴。其亂目者。倍於凡焉。而復於華麗之墟。拔嗜
慾之根。願無爲之事。良有志矣。王母曰。所謂有心哉。
夫人謂帝曰。汝好道乎。聞數招方術。祭山嶽。祠靈神。

禱河川亦爲勤矣。勤而不獲。實有由也。汝胎性暴。胎性淫。胎性奢。胎性酷。胎性賊。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。五藏之內。雖獲良鍼。固難愈也。暴則使氣奔而攻神。是故神擾而氣竭。淫則使精漏而魂疲。是故精竭而魂消。奢則使真離而魄穢。是故命逝而靈失。酷則使喪仁而自攻。是故失仁而眼亂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。是故內戰而外絕。此五事者。皆是截身之刀鋸。剗命之斧斤矣。雖復志好長生。不能遣茲五難。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。然由是得此小益。以自知性。爾若從今。

已捨爾五性。反諸柔善。明務察下。慈務矜冤。惠務濟
貧。賑務施勞。念務存孤。惜務及愛。身恒爲陰德。救濟
死厄。旦夕孜孜。不泄精液。於是閉諸淫養。汝神放諸
奢。從至儉。勤齋戒。節飲食。絕五穀。去羶腥。鳴天鼓。飲
玉漿。蕩華池。叩金梁。按而行之。當有異耳。今阿母迂
天尊之重。下降於螻蛄之窟。睿虛之靈。而詣狐鳥之
俎。且阿母至誠。妙唱元音。驗其敬勗。節度明修。所奉
比及百年。阿母必能致汝於元都之墟。迎汝於昆閬
之中。位以僊官。遊於十方。信吾言矣。子勵之哉。若不